



崇高的牺牲 平凡的士兵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

毫无征兆,24岁的下士帅佳宏因突发心源性休克倒在执勤哨位上。入伍3年多来,他一直和克克吐鲁克边防连的战友们一起,坚守在帕米尔高原上。高原对人体的伤害总是悄无声息。但对于这性格有些内敛、喜欢摄影的年轻士兵来说,为祖国戍守边关,他从没后悔过。回看帅佳宏的军旅经历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,更多的是点点滴滴、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。而这份平凡,因为24岁的青春,因为令人扼腕的牺牲,铸就了别样的崇高。时至今日,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姐罗娇仍不愿相信,弟弟真的离开了。小时候朝

夕相处的每一天,就像幻灯片一样出现在她面前。她说,“长大了的弟弟在帕米尔高原,化作最亮的星星,守护着他热爱的部队。”和帅佳宏一样,那些平凡的士兵,就像帕米尔高原上空的星星,共同汇聚成整个星辰大海。帅佳宏曾拍过关于星空的延时摄影,他告诉家人:“心情不好的时候,看看这个视频,我就在那星河之下。”巡逻近300次,登高海拔5000多米,拍摄视频资料5000多GB,这些数据从一个方面诠释着帅佳宏戍守边防的辛苦日子。他就是这样一颗星星——在平凡的世界里,用一种不那么耀眼的方式展示

着自己的光芒。在和平的天空下,少了刀光剑影,但军人并没有远离流血牺牲。不仅是帅佳宏,近些年来已有10多名官兵牺牲在高原边关。边防军人的牺牲,也许让一些生活在繁华都市里的年轻人不能理解—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?为什么能这样做?一名网友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:“黄昏将至,我吃着白米饭、喝着饮料,想不通这些身强体壮的士兵为什么会死?我在深夜惊醒,突然想起,他们是为我而死。”显然,这些军人都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:不能让祖国的领土在他们手中

丢失一寸。他们更明白,社会的繁荣,国家的强盛,需要军人的默默奉献。走近这群年轻的边防军人,能强烈感受到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。本期军营观察,讲述的正是这样一名平凡士兵的普通一天。在帕米尔高原上,这样的士兵是大多数,这样的一天也是大多数。我们希望,通过探寻帅佳宏的故事,来记录、缅怀一名平凡士兵的崇高牺牲。

记者手记

2021年7月7日,下士帅佳宏牺牲在高原边防执勤哨位上——

生命中的最后一天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张强 特约通讯员 姚利斌 胡铮

特稿

一个寻常的早晨

起床哨响时,上等兵徐伟峰发现副班长、下士帅佳宏坐在床上,缓慢地穿着军装。他看了一眼手表,8点15分。这天是7月6日。一个像往常一样的早晨。晨曦染红了窗户,远处的雪山发着微微莹白的光。沉寂一夜的侦察班宿舍逐渐热闹起来。中士余强吹着欢快的口哨,班长孙晓坤讲着夜里站哨的事……和往常不同,帅佳宏独自叠着被子,没有参与大家的交流。10分钟后,帅佳宏来到门厅,依靠在一侧的墙壁上,双眼微闭,等待集合哨音的响起。“班副,还没睡醒啊?”列兵森巴提·巴合提努尔调侃道。早操开始。队伍顺着营区外的大路,向山下跑去。那是一条近200公里的边防公路,去年10月刚刚建成。在此之前,这里只有一条3公里长的碎石路。这是被称为“瓦罕走廊第一哨”的克克吐鲁克边防连。营区两侧是连绵的山脉,山顶处有终年不化的积雪。连队所在山谷海拔4300米,含氧量仅为平原的50%。跟着队伍出早操的还有两位“无言战友”,帅佳宏更喜欢其中那只叫“福运”的军犬。那是班长兼军犬饲养员孙晓坤从军犬训练基地带到连队的。“取名‘福运’就是希望它能给连队的每名官兵带来好运。”孙晓坤说。9点30分,班长孙晓坤在水房洗漱时,透过面前的镜子看到了帅佳宏。他看上去面色苍白,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,帅佳宏的脸上也有“高原红”的印记。“今天怎么不用你的‘洗洗更白净’了?”孙晓坤打趣道。帅佳宏笑了笑,没有回答。“班副有点累了吧?”列兵艾尼江小声嘀咕。10点整,连队开饭。战友们为他打好饭,又加了一个鸡蛋。

他几乎没受过伤

10点30分,巡逻分队出发。帅佳宏没有跟随,他担负视频监控室的值班任务。监控室内,数块屏幕监控着克克吐鲁克边防连负责的近百公里边防线。克克吐鲁克,塔吉克语意为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。然而,这仅仅是人们的美好期盼。这里高寒缺氧、环境恶劣,是真正的“生命禁区”。“要敬畏高原。”这是连队老兵反复对新兵的告诫。去年3月,连队赴十几公里外、海拔5000多米的点位巡逻。途中,上等兵王悦因高原反应头晕气短、流鼻涕,几乎晕厥。“要敬畏高原。”这是连队老兵反复对新兵的告诫。去年3月,连队赴十几公里外、海拔5000多米的点位巡逻。途中,上等兵王悦因高原反应头晕气短、流鼻涕,几乎晕厥。“要敬畏高原。”这是连队老兵反复对新兵的告诫。去年3月,连队赴十几公里外、海拔5000多米的点位巡逻。途中,上等兵王悦因高原反应头晕气短、流鼻涕,几乎晕厥。



图①:巡逻路上;图②:帅佳宏生前留影;图③:帅佳宏的朋友圈截图。

张洋、王悦摄

面。”赵建虎说,这次没参加巡逻的帅佳宏,心里一定直痒痒。

唯一一次休假

下午起床,天空飘起雪花。帅佳宏带着侦察班照常进行山地进攻战斗战术课。他站在队伍前,军姿挺拔,声音洪亮,指挥大方,与早上疲惫的样子相比,完全不像一个人。这种自信,源自两年前的一次经历。2019年4月,帅佳宏和180名官兵一起参加上级组织的步兵指挥专业集训,结业时取得综合成绩排名第二的优异成绩。训练间隙,帅佳宏席地而坐,望着远方的雪山,若有所思。半山腰处,茫茫的云雾似乎伸手就能摸到。顺着雪山的方向,往后延伸近3000公里,就到了帅佳宏的家乡——四川乐山。距离上一次回家,已经一年多了。去年6月,帅佳宏第一次休假。辗转3种交通工具后,帅佳宏回到四川乐山。他走进一家饭店,吃上了心心念念的跷脚牛肉。更让他幸福感“爆棚”的是,这家店的老板娘竟然是自己的表姐——罗娇。入伍两年多,表姐已经成家并有了小孩,还开了一家饭店。帅佳宏也从一名大学生成为一名边防军人。曾经喜欢用手机拍照的他,还在部队学会了使用无人机拍照。帅佳宏兴奋地和表姐分享自己拍下的高原风景照。透过帅佳宏的眼神,罗娇看到了一丝光,那是一种对高原的热爱。6年前,帅佳宏的父亲因意外事故不幸离世。悲伤与压抑萦绕在帅佳宏的心头。这次见面,罗娇发现帅佳宏变得爱笑了。她相信,充实的部队生活和他热爱的帕米尔高原,治愈了过去的伤痛。两人在店里许下约定,下次休假时,

帅佳宏回来给表姐拍美美的写真,给饭店拍一个像样的纪录片,表姐则给弟弟做他最喜欢吃的跷脚牛肉。罗娇还计划,等弟弟退伍帮他开一间摄影工作室。如今,这些美好的约定,再也无法实现了。下午5点半,操课继续。上等兵徐伟峰见帅佳宏还看着雪山发呆,走过来问:“班长想家了?不是马上就可以休假了吗?”因为戍边任务重、大项工作多,帅佳宏将休假计划定在了八九月。徐伟峰明白,帅佳宏未必能休成这个假。上次任务来了,他二话没说,自愿推迟了休假。家国面前,帅佳宏和母亲方碧蓉总是做出相似的抉择。2019年8月,义务兵服役结束。帅佳宏想选士官,心中又牵挂家中的母亲。没想到征求母亲意见时,她非常支持,表示以儿子当兵为荣,让他在部队继续锻炼。晋升士官后,帅佳宏获得了第一个假期。“边疆虽苦,但福利待遇都好起来了。”帅佳宏告诉母亲,连队每季度会有疗养的名额。今年7月下旬,上级本来安排他赴辽宁兴城进行15天的疗养。帅佳宏性格内向,平时与母亲交流并不多。但他从小体谅母亲的不易,总是主动承担家务活。来到部队后,逢年过节,他会提前在网上给母亲买礼物。2020年9月8日,那是帅佳宏上次休完假离开家的日子,也是母亲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。在乐山高铁站,帅佳宏拉着行李箱,里面装满了母亲为他准备的牛肉干和沙琪玛。两人挥手告别,不承想,这竟是母子俩今生最后的见面。

最后一次拍星空

7月的帕米尔高原,昼长夜短,晚上11点天才黑。晚点名前,下士王新福拿着相机支

架喜滋滋地来到侦察班:“今晚可以拍星空了!”帅佳宏脸上露出一丝惊喜。之前支架损坏了,他一直拍到不满意的照片。帅佳宏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。他给克克吐鲁克边防连的每名官兵都拍过照片。那些荒凉寂寥的环境,在他眼中都变成了无可替代的美景。在帅佳宏诸多的摄影作品中,他最喜欢的是今年7月1日、党的百年华诞时,战友们在雪山之巅向党旗下庄严宣誓的照片。7月23日,在他牺牲后的第16天,这张照片刊登在本报,也成了他生前拍摄的最后的一幅作品。另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是,今年2月10日在本报上刊发的一张照片。那是连队战士进行的一场特殊“冰壶”比赛。在近半米厚的冰面上,官兵们用平时训练的仿真地雷当冰壶,再用结了冰的吸水拖把当冰壶刷,在冰河上玩起游戏。欢笑的一瞬间,帅佳宏按下了相机快门。帅佳宏的微信名为“融冰”——就像他摄影作品所表达的内容,用官兵的青春和热血,融化帕米尔高原上的冰雪。对大多数人来说,高海拔意味着低含氧量。对帅佳宏来说,这是离天更近的距离。前不久,有一次调到海拔低一些、氧气更足的地方工作的机会,帅佳宏犹豫再三没去,因为他舍不得克克吐鲁克的雪山、星空以及战友。很多个夜晚,帅佳宏和列兵张洋、王新福一起裹着大衣、扛着相机,在后山的小坡上,在美丽的星空下,一起谈天说地、享受生活。晚点名结束,王新福和帅佳宏扛着照相设备,来到连队后侧的山坡上。没想到,天公不作美,璀璨的星河竟被云雾所遮挡。“今晚拍星空是没戏了。”王新福失望地说。“没事,明天我再陪你拍。”帅佳宏完全能够理解那种与星空“失约”的遗憾。不过,一次次的坚守与努力所收获的成果,让他相信自己有大把时间和机会,去

赶赴一个又一个青春约定。帅佳宏自己并不知道,8个小时后,他将与更多战友“失约”。四级军士长严建勇记得,年底前他们还要拍一组留念照片;上等兵徐伟峰9月退伍,他们约定一起去旅游;列兵艾尼江记得,帅佳宏答应教他飞无人机……战友们说,曾经的约定有多美好,现在的痛苦就有多深。点开帅佳宏的微信朋友圈,发现相册封面是一张剪影图——他站在夜色下,张开双臂,拥抱克克吐鲁克的星河。配文写道:愿我们上半年所有的遗憾,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。

突然倒在哨位上

7月7日早上7点整,帅佳宏来到岗哨,开始执勤。头一天上午,帅佳宏还帮生病的战友值班。排长再起哄跟帅佳宏沟通:“要不换个人?”“没事,不用换,我能行。”这是帅佳宏留给战友的最后一句话。天还未亮,雪依然在下。哨位上,帅佳宏被漆黑与寒冷包围。在克克吐鲁克,雪是最常见的。2018年3月,还是列兵的帅佳宏在巡逻路上,发现半米高的界碑竟被冰雪掩盖。他跑过去扒开积雪,又用袖子擦去界碑上的冰渍,就像描红界碑一样认真。连队有个传统,老兵退伍前会去描红界碑。每一次,帅佳宏都是在旁边拍照的那个人。老兵们都是带着帅佳宏给他们拍的美照,流着泪离开连队的。7点25分,没有任何征兆,帅佳宏突然晕厥倒地。由于天色漆黑与镜头转向,监控并没有拍到帅佳宏倒下的画面。听到哨兵呼喊,排长立即冲向帅佳宏,并叫哨兵去找军医。“帅佳宏!帅佳宏!你能听到吗?”排长似乎看见帅佳宏的嘴巴在动,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“你要是能听到的话,就眨一下眼睛。”排长说。帅佳宏眨了一下眼睛。这是他最后的回应。此后,帅佳宏再也没有醒来。由于突发心源性休克,帅佳宏先是失去意识,随后心脏停搏。两周后就是他下山疗养的日子,再往后一个多月他就可以休假回家……爱拍星空的他,在离星空很近的地方永远离开了。8点23分,在距离连队75公里处,连队巡逻车载着帅佳宏和县人民医院救护车相遇。此时,持续做了50多分钟胸压的军医停止了动作——帅佳宏已经没了生命体征。10分钟后,帅佳宏的手机微信响了一声。“帅伟”,那是表姐罗娇发来的信息,她习惯这样称呼弟弟。微信聊天框没有任何反应。表姐以为,和往常一样,弟弟又在巡逻途中,高原边防的信号总是不太好。罗娇还没意识到,这次她再也不会收到弟弟帅佳宏发来的信息了。

版式设计:梁晨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第982期

34号军事